『我们以文学的名义，向您致敬！』

——中国作协『剧作家活动日』欢迎仪式及参观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许 莹

“剧作家”，一个值得尊重又令人敬仰的称谓，一群长于用故事传递思想、表达情感、洞察人性的人。

4月的北京，草木竞发、生机勃勃。承载着中国百余年文学发展史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迎来了31位戏剧影视领域的知名剧作家。他们虽然耕耘在不同的艺术领域，但都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个共同的身份，都在持续不断的艰辛付出中，用智慧、才华、心血创作出一部又一部广为人知、广获赞誉的精品力作，创造了戏剧影视领域一个又一个的高光时刻。

4月19日上午，“作家朋友，欢迎回家——中国作家协会剧作家活动日”在北京举行。欢迎仪式上，中国作协以文学特有的方式，邀请剧作家朋友相聚相叙，共享“文学一家人”的温暖与真情。

“认认家门、聊聊家常、叙叙亲情”

进入中国现代文学馆B座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摆放在两侧的剧作家们的个人照片。或许很多人对他们的面孔还有些陌生，但一定能从照片下方的介绍中，找到令每个人共情共鸣的作品。“回家”的剧作家们纷纷驻足，在照片上签下姓名，留下美好的记忆。

“今天，我们邀请剧作家朋友来到中国作家协会，认认家门、聊聊家常、叙叙亲情，探讨文学与剧作的血脉关系，商议文学与剧作的共荣共生，是一件非常美好、非常有意义的事。”欢迎仪式上，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向参加此次活动的剧作家朋友表示最诚挚的欢迎。

刘和平作为剧作家代表发言。他借左宗棠被赐“同进士出身”的故事，生动阐明了这次活动的意义：“我们就是要向全社会告知，编剧也是作家。在传统认知中，剧本很少被纳入到文学这一范畴中去。但是戏曲早于小说，莎士比亚更是凭借其剧作受到世人崇敬。今天的活动是为编剧正名，强调了文学性对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作为一个长年奋战在戏剧文本编辑岗位的戏剧编辑，我对文学充满渴望，更渴望着我们的剧作家能彰显文学精神、高扬文学旗帜、秉持文学尊严。”剧作家武丹丹说，自己非常感动能参加本次活动，活动的每个细节都让她感受到作协的用心和用情。“文学是有温度有感情的，文学会氤氲我们的生命，照亮我们的灵魂。”

剧作家陈怀国坦言，自己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剧作家座谈会。“今天见到了很多老朋友新朋友，尤其见到了许多优秀的前辈老师。这次活动不仅仅是回家，同时也搭建了难得的平台，把同行朋友们聚到一起交流沟通，希望以后能让大家常回家看看”。

剧作家王小枪很少外出参加活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写作，“剧作家活动日”让他感到既温暖又新鲜。在他看来，编剧分两类，一类是把剧本写成说明书一样，导演照着拍就好。还有一类是像英格玛·伯格曼一样的编剧，读者阅读时不觉得是剧本，而是更像小说。王小枪认为，自己的创作更偏向后者：“剧本创作中适当增加一些文学性，有利于导演和演员更好地把握情绪、理解人物。”

“感受到一种期待已久的写作者的身份认可”

“您以优秀剧作，点亮万家灯火。我们以文学名义，向您致敬！”在专门为31位剧作家创制的入会纪念牌上，镌刻着这样温暖的字句，同时，纪念牌上刻有截至当天他们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天数。

朱秀海是此次“回家”活动中加入中国作协时间最长的剧作家。“今天是我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第14535天。”朱秀海说，“当年我入会时还很年轻，凭借《河那边升起一颗星》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全国性奖项——第二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他回忆起自己在1983年3月得奖后，中国作协工作人员寄给他一封信，说有人推荐其入会，让他找两位作协会员在报名表上签字后寄来。“从入会到现在，中国作协对我帮助很大，是中国作协给予我坚持从事文学事业的信心与勇气。”

剧作家陈宇加入作协已有12年。之前他觉得自己是影视从业者，今天回到中国作协，感到自己终于汇入了中国文学的大脉络中，从支流汇入了主干，从此身后有着更为丰厚的土壤来滋养创作。

截至2023年4月19日，剧作家武亚军加入作协会员有3963天，接到纪念牌的一刻他感慨良多：“参加这样的活动还是第一次，能够同前辈同行聚在一起，我感到很温暖。这也是一份责任，入会时间越长，意味着我们要发挥更大作用，创作出更多优秀文艺作品，把时代精神弘扬出去。”

记者留意到，“247”是剧作家们入会时间的“大多数”。除刘和平外，2022年新加入中国作协的还有高满堂、龙平平、王勇、贾樟柯、毓钺、曹保平、徐浩峰、束焕、张冀、李媛、唐尧、董润年、袁子弹等13人。

剧作家毓钺接过纪念牌时，有一种游子归来的感觉。“过去剧作家是离散在作家队伍之外的。当然，称谓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无论哪种门类和形式，我们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应当坚持文学的品格。剧作家的工作涉及很多行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不断向文学高峰迈进。”

剧作家唐尧告诉记者，来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熟悉和温暖充满内心。“作为一名编剧，长期陷于创作的孤苦中是常态。当我接受纪念牌的那一刻，感受到一种期待已久的对写作者身份的认可。”唐尧认为，文学为剧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来源，剧作则把文学的魅力呈现得更为生动丰满。文学与剧作的关系还表现在它们对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贡献上，在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艺传统中，文学与剧作总是紧密相连。它们共同塑造了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风貌，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欣赏和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

“唯一的使命就是写出更优秀的作品，回馈读者和观众”

欢迎仪式后，大家移步中国现代文学馆庭院。院内散落着13尊中国现代作家雕塑，剧作家们依次走到塑像前，向文学前辈致敬。随后大家进入中国现代文学馆展厅，先后参观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展、现代作家书房展等中国现代文学馆常设展览。

剧作家海飞谈到，十余年来，他一直从事小说和剧本两种文体的创作，这次以剧作家身份参加活动，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瞻仰前辈作家的作品和手稿陈列，他感受到一种身份认同，感受到活动的仪式感与庄重感，感受到中国作协对会员的重视、团结、引领和服务。在他看来，“剧作家唯一的使命就是写出更优秀的作品，回馈读者和观众”。

剧作家贾秀琰被前辈的手稿深深吸引。“俊秀的字体，一字一句精雕细琢、惜墨如金，仅仅是阅读这些文字，很多人物造型和场景设计便跃然而出，每个情节、每堂布景、每件道具都在推动主题思想、人物性格和故事发展逐渐深入。”贾秀琰说，虽然大家都在用电脑写剧本，但仍然要像前辈那样，让剧本回到文学化的艺术表达之中，带着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写出经典台词、塑造经典人物、构建经典剧情。

文学赋予剧作独特精神品质与审美韵味

——剧作家畅谈“文学与剧作的共荣共生”

□本报记者 王 杨 周 茉

大IP时代下，文学与影视如何破壁联动？文学的积淀对剧本的创作会产生哪些助力？文学改编影视的实践，目前难点在哪儿？什么样的好故事是影视界所期待的？“作家朋友，欢迎回家——中国作家协会剧作家活动日”期间，来自影视界的多位剧作家从文学与剧作共荣共生的角度，就上述话题分享了各自的创作经验和心得。

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全勇先加入中国作协已20余年。他说，剧本创作有文学做底色才能保持独特的精神品质，“文学与剧本并不冲突，是两种艺术形式的转换，不同阶段有不同创作需求”。剧本同文学创作一样，也需要深入生活，洞察世事，他认为年轻编剧所缺乏的正是社会历练，缺少对人情世故的了解。“小说与影视都是细节的艺术，细节很重要，需要解读人性并在此基础上塑造文学性。”他建议年轻编剧多读书，关注动态中的他者与世界，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和开阔的视野，不要拘泥于个人情感的小天地中。

作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余飞加入中国作协已近10年。文学创作与剧本创作对他而言具有同一性，都是呈现客观世界与主观认识的艺术手段。他谈到，自己编剧的作品大多由外界提供主题与方向，写小说则是有感而发，写什么、如何写、写什么风格，都可以随心而行。对于剧本创作，余飞对自己要求相当严格，很多时候已经过审的剧本，他还会一遍遍修改到满意为止。初入编剧行业时他读了很多博尔赫斯的小说，深受文学的启发。“年轻编剧应该多积累人生经验，从社会生活中汲取营养，学会从不同角度观察思考，用智慧的方式解决困难的问题。”

剧作家冯骥涉猎广泛，常阅读各类型的文学作品。在他看来，文学写作倾向个性化的表达，创作空间更广博，创作形式也更加自由。相较而言，剧本则有特定模式，要遵循严格流程与规范，需要缜密的思维，逻辑线不能断，写作设限更多。谈到影视改编，冯骥认为，电视剧相当于文学中的长篇小说创作，人物成长过程、精神内核、性格气质等特质是逐步成长的，更注重循序渐进的过程。无论长短，只有做好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叙事，才能使作品有深度、有力度。

剧作家李媛加入中国作协大家庭刚刚一年，她很高兴能参加此次活动，与前辈同行交流学习。她认为，适合进行影视改编的文学作品需要具备清晰完整的故事架构，影视作品对故事完成度要求很高。“文学与影视不同，文学的主要载体是文字，影视则是视觉、听觉、时间、空间的全维度艺术形式，好故事是统摄这些元素的重要基础。”如何将文学之美呈现在影视作品中，这是李媛常常思考的问题之一。文学性是故事之外一种对气质和韵味的追求，需要更高的文字能力，考验着编剧创作对白、旁白的功力。

剧作家董润年认为，不仅是影视创作，形象鲜明的作品也是文学写作成功的基本要素，读者或观众愿意在作品中看到的是贴近生活、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董润年编剧的作品多以社会现实角度切入，贴近日常生活。在影视改编上，他更关注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文学作品。“以上世纪80、90年代为例，中国第五、第六代导演做了很好表率，经典作品往往用艺术形式呈现时代足音，记录时代变迁，深刻描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变化与情感波动”。

九夜茴在参加活动时感到十分亲切，与大家的交流让她获益良多。“写小说时我进入到一个自由和开阔的世界，在既有文学母本上改编作品则是另一种创作思路。”她笑言改编自己的文学作品就像在和自己打架，有相互妥协，也有相互矛盾甚至难以定夺的时刻。九夜茴非常喜欢“剧作家”这个称谓，两种不同职业都与文学相关，都是丰富的创作体验。

每一段影像之旅都从文学开始

——在中国作家协会剧作家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贾樟柯

我总愿意回到电影的童年时期，去理解文学与电影的关系。

电影刚刚发明出来的时候，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一门崭新的艺术。那时候的电影属于杂耍，在电影的发明地法国，电影是和喷火、换头这样的魔术杂技一起，在巴黎新桥的集市上表演的。在我们中国，拉洋片的艺人也是在天桥这样的地方，和胸口碎大石、红缨枪扎喉咙一起演出。

虽然电影是科技的产物，是在物理化学等现代技术条件下诞生的新发明，但在它诞生之初，仅仅是一种猎奇。然而一些杰出的电影人并没有让电影止步于此，他们从技术和创作两方面入手，不断发展和丰富电影的表现手段。到上世纪前20年，在电影发明出来2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电影是一门艺术吗？

他们的努力主要包括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从电影语言着手，让电影语言摆脱童年的稚嫩，变得丰富成熟起来，让像《工厂大门》《火车进站》这样由单一场景、单一镜头构成的简单形态的电影，变为由很多场景构成的如《火车大劫案》这样的影片。后来电影语言进一步成熟，递进为一部电影由很多场景、一个场景由很多镜头构成，如《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党同伐异》。电影由此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体系，并创造了和文学一样可以自由跨越地域、空间与时间的叙事时空。在我看来，时空的自由是电影与文学最本质的共同点，也是电影文学可以成为文学的一部分的语言基础。

另一方面，电影技术的发展一直在给电影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电影声音的出现，从默片到有声电影，技术为此提供了巨大的助推力，电影中的人物可以开口说话了。从此文学真正进入了电影。人物可以开口说话之后，有了对白，电影可以像文学一样展现更为丰富的情感，描写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表现更为丰富的社会信息。电影叙事由此进入成熟阶段。

很快，为拍摄而写作的电影脚本，被前苏联的艺术家们赋予了一个崭新的名字：电影文学剧本。它的意义是，一部影片的最初想象是用文学的方法完成的。电影文学剧本肩负着两种使命，一是可以被拍摄，一是可以被阅读，它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学文体。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有多少人是在《世界电影》杂志上最先看到了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剧本，最先看了玛格丽特·杜拉斯、罗伯格里耶的剧本，而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也通过电影文学剧本建构起来的叙事和影像想象，分享了影片的情感跟哲学。

大量原创的电影文学剧本印证了电影就像历史悠久的文学一样具有艺术的创造力、社会的洞察力、哲学的思考力。电影文学剧本同样可以像大江健三郎说的那样，成为这个世界的“报信人”。电影文学不再单单是转译文学为影像，而是自身具有了原创性。回顾电影史，《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等剧本与电影，既是电影的高峰，也是文学的高峰。这些剧本对时代氛围的精准捕捉、人物形象的生动塑造、哲学思考的悠远揭示，无不证明着中国电影的文学质量。

我们也看到，现在电影越来越工业化，大量电影剧本似乎只是为工业大生产提供一个蓝图，很多时候剧本匆忙而就，电影仓促上马。这是不正常的，因为每一部电影的思考都源起于剧本，每一部电影的探索都是先由文学的耕耘开始的。我们应该对剧本的文学质量提出要求，电影文学作为文学的一部分，剧本的写作水准应该向国际、国内文学发展的前沿看齐。电影文学不应该是只属于电影，它应该回归到文学大家庭，在剧本与其他文学作品之间、特别是当代作家的互相影响和碰撞之中，一起携手出发，寻找新的可能性，创造出新的作品，一方面丰富文学，一方面丰富电影。

希望通过这次座谈会，让电影文学回归文学大家庭，我相信这些努力会助推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也让中国文学更加多元与丰富。

文学与剧作：百年修得同船渡

（上接第1版）

兼收并蓄、互相学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会上，剧作家们畅谈参加活动的感受，围绕会议主题和自身创作实际展开交流，并对作协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中国文联副主席、北京作协主席刘恒感慨道，自己之所以从事作家这个职业，最重要的是因为对写作的热爱。每个剧本都如同完整的生命，就像剧作家的孩子一样。人生也像剧本，从出生、成长到壮年、暮年，剧本才最终完成。剧本中所描绘和融入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其实都是对自己人生和所处现实的隐喻。因此人生的剧本和文字塑造的剧本是相互融合、相互衬托、相互诠释的。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一部分，足以让我们为之骄傲和自豪。

海军原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兼文艺创作室主任朱秀海表示，作为此次“回家”的剧作家中加入中国作协时间最早的会员，能参加活动感到非常激动。自己多年来游走在文学和影视之间，深感二者的转化并不容易。他谈到，不少影视剧在思想性、文学性等方面还有待提升，那些根据优秀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之所以受到观众喜爱，正是因为它们充满了丰厚的文学性。

“编剧是发现，导演是再现，演员是体现，摄影是呈现，美术是表现，制片人是实现，放映是展现，展现的正是编剧最初的发现。电影有十八般武艺，但是没有剧本，就没有用武之地。”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如是评价电影各工种的作用，编剧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在他看来，建设文化强国、发展电影事业，需要更好地尊重编剧、尊重原创，保护著作权法赋予剧作家的各项权利。

在年近古稀之际加入中国作协，中国视协副主席高满堂十分高兴。今年是高满堂从事电视剧创作40周年。1983年，他写的第一部电视剧《荒岛上的琴声》播出，这让他感受到从文字转化到视觉的难度。他坦言，文学更个体化，剧作更大众化，好的小说家不一定是好的剧作家，好的剧作家也不一定会写小说，二者要兼收并蓄、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剧作家还要注重与网络交朋友，如果不及时调整自己，只能被时代淘汰。

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使该剧编剧、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秘书长龙平平迅速为观众所熟知。谈及自己的创作感受，他表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要处理好“史”和“剧”的关系。要给编剧一定的艺术创作空间，允许其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加工，合理虚构剧情和人物。即使是重大事件，在细节上也要有艺术化的处理，而不是用史实加以限制，这样才能展现引人入胜的戏剧冲突和人物命运的沉浮。

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涌泉表示，戏剧文学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戏剧文学特别是民族戏曲文学的中国文学是不完整的。戏剧与文学相互成就、相得益彰，文学给戏剧提供滋养，戏剧也让文学得到更有效的传播。希望中国作协进一步加强对戏剧文学的关注和支持，让更多读者充分感受戏剧文学的魅力。文学和戏剧的深度融合，必将开创中国文学的新境界。

编剧、导演曹保平注意到，当下不少同题材类型的电影在创作思路和拍摄手法上显得重复，而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由此可见小说家进入某个题材的思路和方式与电影人并不一样，文学给电影的滋养是很多电影人难以企及的。在他看来，文学和电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但它们之间有着互相滋养的关系。认识到这一点，或许是举办这次活动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之处。

携手出发，不断寻找新的可能性

北京影协副主席束焕谈到，目前电影剧本创作越来越熟练的同时也越来越套路化，这种套路其实已经让观众感到审美疲劳。他表示，剧作家应向纯文学借鉴，开掘更多关于人性的精神资源，在叙事和题材上则可向网络文学借鉴，以优秀网络文学作品的视野和故事扩展自己的创作思路。如果戏剧文学、纯文学和网络文学三者间能够融会贯通，互相汲取营养，再经过改编转化，必将产生更加巨大广泛的影响力。

在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编剧罗怀臻看来，中国作协邀请剧作家“回家”，是对剧作家文学意识的唤醒。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元明清三朝的戏曲成就代表着当时中国文学的高峰。随着白话文兴起，戏曲文学落后了，不再像元杂剧和明清传奇那样关注时代和人性，剧作家逐渐成为替名角儿打本子的工匠，渐渐消失了身影。回到作协、回归文学，也意味着当代剧作家重新致敬中国古典戏曲文学传统、感悟时代精神，更加重视民众心声。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徐浩峰分享了自己文学创作和电影改编的经验，并对比了中外电影改编的差异。谈及好莱坞电影制作时，他表示，好莱坞电影的叙述层次相对简单化，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和设置悬念的方法，其改编思路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消除文学性和地域特征，尽可能让全世界观众都能看懂。现在很多文学编辑和电影策划人缺乏实践经验，仅靠知识拼凑是远远不够的。

中广联电视剧编剧委员会会长刘和平表示，小说和剧本创作有很大不同，因此剧作家一定要深入剧作现场。如果是写舞台剧本，就要多去剧场看戏、观摩排练；如果是写影视剧本，就要多去片场了解摄影机位角度、演员表演调度，把握整体节奏，亲身参与后期制作过程。对合格的剧作家而言，这种专业场域的深入绝非在案头就能完成。希望作协多邀请作家、评论家为剧作家们授课，不断提高大家的文学修养。

编剧、导演张冀谈到，自己常给学习编剧的年轻朋友推荐《百年孤独》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他们都会被这两本书折服，这就是文学经典的魅力，可以教会人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世界。影视剧需要不断争夺年轻观众，而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为自己的审美而写，编剧需要不断汲取文学的滋养。近年来影视剧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类型化创作，但无论什么类型，属于文学的那些最古典最传统的力量始终要在我们心中。

海南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编剧袁子弹表示，作为文学晚辈，此次活动让她倍感作协大家庭的温暖，感受到传承的力量。在她看来，文学基于创作者的个体体验，是有个性、有风格的，而非刻板的同质化套路，这种原创性和不可替代性是文学的魅力所在，也是作家的灵魂所在。作为创作者，从自己根植的生活伸出枝蔓，书写自己所在的时代可能更加容易。希望自己今后能在创作中输出更多思索。

作家、编剧、导演贾樟柯在书面发言中谈到，作为文学的一部分，剧本的写作水准应该向国际和国内文学发展前沿看齐。电影文学应该在剧本与其他文学作品之间、特别是当代作家的互相影响和碰撞之中一起携手出发，寻找新的可能性。

推动文学与影视双向赋能、融合发展

与会的影视传媒机构负责人代表也在发言中分享了各自的经验做法和真知灼见。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傅若清说，文学与影视虽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但相互依赖、交融共生，是成就新时代中国文化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中坚力量。文学能助力影视作品高质量发展，电影也能助力文学作品持续传播和深耕，文学如果与影视形成合力，将会大大助推中国文化传播的国际化。希望文学与影视领域的同仁们同心同德、携手共进，推进文学和影视作品的融合发展，创造能承载更大能量的文艺空间，从而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高质量发展。

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副台长徐蓉介绍说，文学滋养影视，影视扎根文学，深耕细作，双向合流，使一批优质的文学影视化作品受到观众喜爱。湖南广电与中国作协在多方面建立起良好的合作模式，实现文学和影视的双向赋能，并不断探索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湖南广电将不断思考新时代文学与影视多样化的可能性，在任何时候，创作的“精”和作品的“好”都是文学与影视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爱奇艺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龚宇坦言，自己当初筹备创立爱奇艺时正值视频内容的爆发性增长，这也是其进入互联网视频行业的契机。当大量作品汇集到平台之后，才发现千篇一律的作品很多，而有独特性、艺术性、思考性的作品却很难找到，这种差距只能靠广大剧作家去解决。剧作家不是简单的文字工作者，他们需要有很广的知识面、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充满智慧的思考，需要兼具激情和逻辑性，能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希望与剧作家们携起手来，为行业的健康发展共同努力。

新丽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华益谈到，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影视改编的金矿和沃土，文学与影视是互相启发、共同成就的关系。优秀的文学作品是许多影视创作的源头活水，成功的影视作品也是文学作品价值的助推器和放大器。不同类型的作品有不一样的改编方法，如严肃文学改编要最大程度保留原著灵魂，选角和制作贴合原著气质；都市情感剧的改编要抽取现实典型，拿捏改编尺度；网络文学作品的改编要打好地基、充实情节，还原原著世界观，注重细节设置。

参加座谈会的还有阿里文娱总裁兼优酷总监樊路远，华策影视集团创始人、董事长赵依芳，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侯鸿亮，博纳影业集团行政总裁蒋德富，腾讯视频影视部副总经理、副总编辑黄杰等。

此次座谈会由中国作协创联部承办。中国作协各部门各单位负责人、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等参加座谈会。